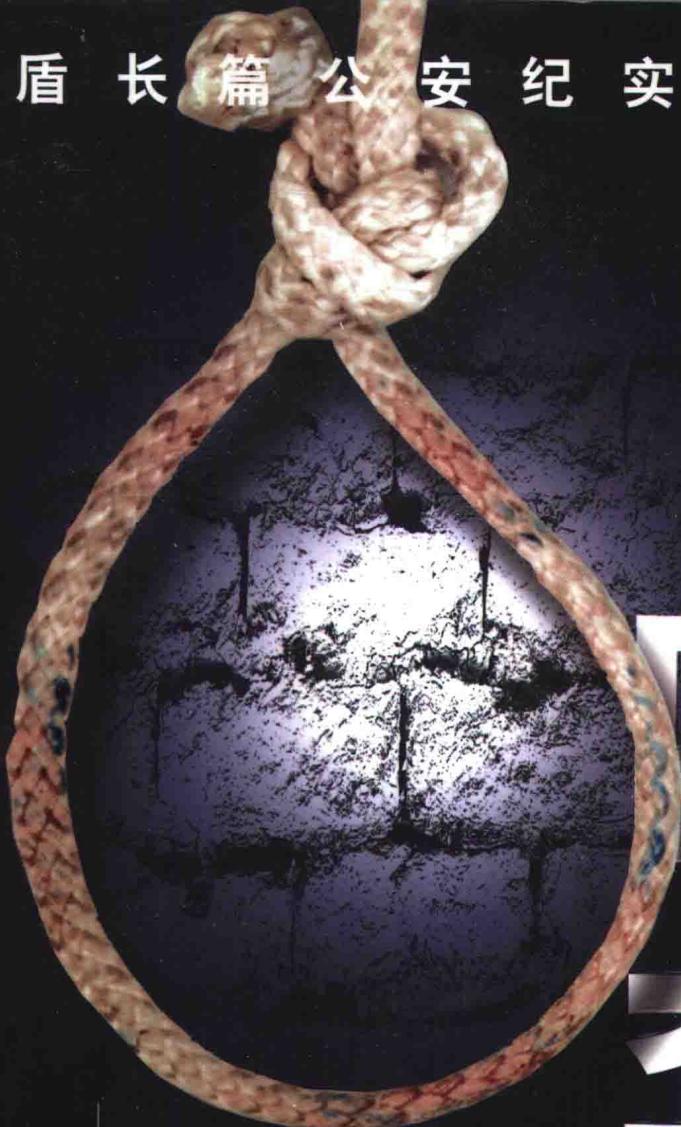


蓝盾长篇公安纪实丛书

3



圈套

QUANTAOQUANTAO

ANZHONG

楚 翘/著

案中之谜

ZHIMI

名侦探出版社



卷  
套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蓝盾长篇公安纪实丛书/楚翹等著. —北京: 光明日  
报出版社, 2002. 9

ISBN 7 - 80145 - 577 - 0

I. 蓝… II. 楚… III. 纪实文学—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63165 号

## 圈 套

---

作 者: 楚翹 著

责任编辑: 田 苗 周立文

装帧设计: 缪 萌

出版发行: 北京日报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永安路 106 号 邮编: 100050 电话: 63082437)

经 销: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印 刷: 北京市顺义富各庄福利印刷厂

开 本: 880×1230 毫米 大 32 开

字 数: 350 千字

印 张: 13.5

版 次: 2002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

书 号: ISBN7 - 80145 - 577 - 0/I · 68

(全套五册) 定价: 99.00 元

# 《圈套》

## ——扣人心弦的案中迷案

25年前，18岁的下乡知青叶琳与知青点的会计陈国栋相恋，但遭到知青主任孟卫东的诬告与陷害，陈国栋入狱，在强大的压力和苦难面前，叶琳被迫与陈分手。当叶琳突破重重阻挠再次来到陈身边时，发现他已与邵君梅结婚。25年后，叶琳成了知名作家，她一直不断地寻找着自己当年丢弃的孩子，而陈国栋经过多年努力则成了主管经济的副市长。孟卫东为一己私利，胁迫当年一时糊涂帮他迫害过叶琳与陈国栋的邵君梅。面对叶琳与陈国栋感情的死灰复燃，邵的精神濒于崩溃，愤怒之中她杀了孟卫东。但刑警曾涛手中的证据却对叶琳十分不利，最后邵君梅为弥补自己当年的错误而自首，曾涛发现自己竟是副市长陈国栋与叶琳的亲生儿子……



# 目 录

## 一、莫名其妙的死者 ..... 1

刑警队接到报案，一个娱乐场所内有人闹事打架，刑警曾涛赶到现场处理问题，却发现了一个不属于打架团伙的死者，他是谁呢？为什么会死在这里？一场简单的打架斗殴立刻变成了杀人重案，曾涛和同学高奔明联合破案……

## 二、只有一个线索 ..... 23

娱乐场老板岳小鹏被吴猛雇人打成重伤入院，闹事者及吴猛被派出所拘留；高奔明在死者衣袋中发现一个电话号码，经查是某出版社主编叶琳家的号码。为了调解岳小鹏及吴猛之间的恩怨，曾涛不得不周旋在岳吴两人之间……

## 三、娱乐城被查封 ..... 45

为了报复吴猛，岳小鹏指使闹事的另一娱乐城老板举报吴猛容留妓女。经查情况属实，吴猛的娱乐城被查封。吴猛大怒，找黑道左平商量对付岳小鹏的办法；叶琳承认认识死者孟卫东，但对死者死亡当晚自己的活动内容却含糊其辞……

## 四、被绑架的女孩 ..... 67

岳小鹏的女友崔静指认说她见过孟卫东死前与一黑衣女子发生争吵，并捡到一张撕成几半的照片；吴猛对岳小鹏怀恨在心，请左平绑架了取照片的崔静，并痛殴了重伤



的岳小鹏，刑警赶到之时，崔静已不知去向……

## 五、女作家的行踪 ..... 87

刑警围捕左平，终于将其抓获。副市长陈国栋的女儿陈文婷无意间闯入抓捕现场，被曾涛吸引。左平交待了吴猛挟崔静已逃离本市，去向不明；被监视的女作家叶琳行踪可疑，有人发现与她在一起的人居然是副市长陈国栋……

## 六、令人啼笑皆非的来信 ..... 107

通辑吴猛的命令刚刚下达，刑警队便收到一封吴猛的来信，说他与崔静生活得很好，让刑警放过他。曾涛等哭笑不得，左平同意诱出吴猛；曾涛查到孟卫东死前曾打过好几个电话到陈国栋家，于是进行调查……

## 七、诱捕通缉犯吴猛 ..... 129

在左平的帮助下，曾涛很快查到吴猛的下落，并于一个月明之夜将吴猛抓捕归案，解救出人质崔静，此时崔静才得以说出她看见照片上是两个手握手的中年男女；陈国栋回忆当年与孟卫东相识的情形，心中仍感不平……

## 八、貌合神离的夫妻 ..... 151

通过对陈国栋妻子邵君梅的调查，发现她是一个表面开朗却心思很重的人；叶琳不断地到处打听着什么，这令刑警们感到很惊奇，叶琳的不合作使案子无法进行，曾涛与陈文婷谈起了恋爱，高奔明对于倩也开始动心……

## 九、有了一点蛛丝马迹 ..... 171

孟卫东的妻子承认说孟有一个情妇，是他的秘书。孟

的秘书周萍萍透露了孟卫东想包一个工程而向副市长陈国栋行贿十万元的事，曾涛得知此事心情沉重，他请求高奔明缓一天将情况上报，他把消息透露给了陈文婷……

## **十、案情越来越复杂了 ..... 193**

陈文婷没有勇气面对母亲受贿的事实，反而与曾涛闹翻，两人生气分手，但很快案情上报到市里等待批示。邵君梅无奈，只得向陈国栋承认自己曾收过孟卫东的十万元钱，陈大怒，逼邵向纪检部门如实交待问题……

## **十一、迟到的坦白 ..... 213**

邵君梅迫于无奈将钱交到纪委，但纪委已经决定对陈国栋进行双规调查。叶琳为保陈国栋，谎称孟死亡当日自己在家，警察怀疑是她杀了孟卫东，陈文婷此时又悔又痛，面对家庭的变故与同事的侧目她痛苦极了……

## **十二、不堪回首的往事 ..... 235**

叶琳的母亲劝说叶琳对警察实话实说，但叶不愿给陈国栋雪上加霜。她与母亲一起回忆起20几年前自己悲惨的经历，二十年前为了与陈国栋成为合法夫妻，叶琳备受折磨，不得不把自己的亲生儿子遗弃……

## **十三、曲线救国的策略 ..... 257**

叶琳与邵君梅秘密在一花园约会见面，曾涛惊讶地发现她们不仅认识，而且很熟悉，通过邵的女儿陈文婷，曾涛得知她俩居然有一段奇异的经历，究竟叶琳与邵君梅谁更像杀害孟卫东的凶手呢？这使高奔明陷入迷茫之中……

**圈套**

- 十四、清白无辜的副市长** ..... 277  
叶琳突然到曾涛家与曾母相见，请求她帮自己找回儿子，曾母听后心中好生不安。经调查，受贿之事的确与陈国栋无关，周萍萍承认曾听到孟卫东说邵君梅有把柄在他手中，不敢不收他钱的话，陈文婷在与曾涛相处中彻底爱上了他.....

- 十五、照片上的女人** ..... 297  
正当刑警把杀人嫌疑定在叶琳身上之时，崔静突然打电话给曾涛，说看到了那张照片上的人。曾涛到时发现那人正是叶琳，叶琳于是被定为第一嫌疑人，遭到拘审。叶琳拒不承认自己杀过人，但又无法自圆其说.....

- 十六、意料之外的变故** ..... 317  
紧急关头，陈国栋主动站出来向高奔明说出孟卫东死时自己与叶琳在一起，她不是凶手，曾涛等不得不放了叶琳。叶琳心生感动，她告诉陈国栋已经有了儿子的下落，陈国栋欣喜万分，但此时邵君梅却心事重重.....

- 十七、线索又断了** ..... 339  
叶琳被释放后，契案线索又断了。曾涛等不甘心，在重新调查孟的妻子和情妇时，曾涛突然发现一个以前从未发现的事实，孟卫东过去就是陈国栋与叶琳的仇人，于是他开始怀疑陈国栋为叶琳做了假证.....

- 十八、终于找到了儿子** ..... 361  
曾母思虑再三，终于决定向叶琳说出曾涛就是她的亲生儿子，叶琳并不知道儿子就是刑警曾涛，她带着激动的



心情准备去见儿子时，被曾涛带走。曾涛让崔静指认她见过的黑衣女人，崔静犹豫地说就是叶琳，叶琳重又被捕，同时陈国栋也被看管……

## **十九、上天捉弄有心人** ..... 383

陈文婷从父亲那儿听说曾涛竟是自己同父异母的哥哥大惊失色，曾涛自己也被这个事实惊呆了，因两人已有过肌肤之亲。叶琳重申自己不是凶手，心事重重的邵君梅决定去看望叶琳，没想到在看守所与崔静撞个满怀……

## **二十、为情所累的凶手** ..... 403

在崔静的指认下，邵君梅终于承认自己才是杀人凶手，她说出了杀害孟卫东的原因，并出示了杀人凶器，面对痛不欲生的女儿和曾涛，她这才说出陈文婷是她与孟卫东的女儿，她是个为情所累了一生的女人……

## 一、莫名其妙的死者



……女人幽幽的自言自语道：“孟卫东，今天我和你之间，不是鱼死，就是网破！”

## 圈套

“你不想让他知道那孩子是咱们俩的吧？”电话里传来一个男人近于无赖的声音。

接电话的女人顿时脸色煞白，她冲着电话低声愤怒地骂道：“你少不要脸！”

“怎么？你不敢承认啊？要不要去做一下亲子鉴定啊？如果你不好跟他说，我可以代你说嘛，啊？哈哈哈哈……”电话里发出一阵无耻的狂笑。

女人的手开始发抖了，她的全身都发起抖来，她虚弱地冲着电话愤怒地嚷：“你到底想怎么样？”

电话那头的笑声戛然而止，一本正经地说：“我想怎么样？我不是早就跟你说了吗？你要是不想出现我刚才说的那种局面，你最好照我说的去做。另外，有样东西我想给你看一看，不然你也不会相信我说的话。”

“我不稀罕看你的东西，我也不愿意照你说的那样去做的，你死了这条心吧！”女人斩钉截铁地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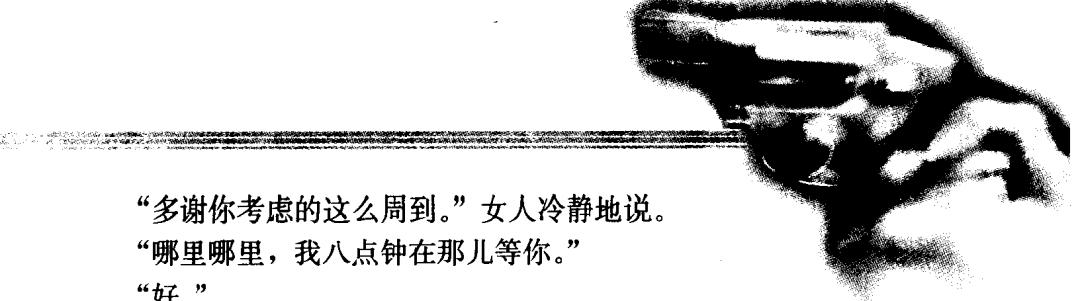
电话那端响起了一阵夸张的击掌声，男人嘲讽地笑道：“啊，有骨气！你真有骨气！可惜呀，要是二十年前你也这么有骨气，就不会落到今天这个地步了！”

“你……”女人屈辱的泪水在眼眶里打转。

“你最好再好好考虑一下，我们何必要两败俱伤让渔翁得利呢？”电话那端的男人和缓了口气，诱惑地说，“你想，我要是把那些见不得人的事都抖落出来，谁最高兴？当然不是你！我这个人无所谓，名益受点损害就受点损害，你就不一样了，你是社会名流，地位高高在上，你要是有个什么三长两短，不是太可惜了吗？你说呢？”

女人的眼中渐渐露出冷酷的神色，她生生将眼里转着的泪光咽进了肚里，沉默片刻，毫无表情地说：“你说的也有道理，好吧，这是最后一次，我们在哪个地方见？”

“好，有魄力！我已经找好了地点，天马俱乐部怎么样？那里有适合我们谈话的场所，而且离你那儿又远，不会有人认出你的。”



“多谢你考虑的这么周到。”女人冷静地说。

“哪里哪里，我八点钟在那儿等你。”

“好。”

“不见不散。”

“不见不散！”女人的声音阴阴的，咬牙切齿。

女人放下手里的电话。失神地坐在沙发上。就这样呆坐了大约有一刻钟，她突然看了看手表，已经是晚上七点了。她想，自己该准备一下出门去见那个人了。

于是她走进卧室，过了一会儿，她出来了，只见她神情肃穆，一身黑衣，她将一条黑纱松松地缠在头上，又戴上了一副大墨镜，她的样子看起来既神秘又阴森，不像是去约会，而像是去参加一个葬礼。

然后，她从身后不知哪个地方抽出一样东西，那是一把长约三寸的小匕首，女人将弹簧的按键轻轻一按，“唰！”的一声，寒光一闪，女人幽幽的声音自语道：“孟卫东，今天我和你之间，不是鱼死，就是网破！”

晚上八点整，民警曾涛正在值他在小南区派出所的最后一个夜班，明天一早，他就要从小南区派出所调到市局当刑警了，为此，他心里有说不出的快活，觉得全身都充满了活力。

曾涛今年24岁，警校毕业才两年，毕业的时候他本来是想去市局当一名刑警的，但是偏巧那时市局不缺人，小南区派出所却缺一名管片的片警，于是他就被分到小南区派出所来了。为此他还闹过一阵情绪。

还好，机会来了，当年他在警校时的教官孙定邦，最近调到市局当了刑警队长，曾涛没事的时候就到他那儿去泡蘑菇，孙定邦耗不过他，终于让他到市局来帮忙，不过说好了先试用三个月，成，就发调令正式调过来，不成，不好意思，再回派出所锻炼两年去。

晚上没什么事，曾涛坐在桌边一边看报纸，一边等母亲或妹妹来给他送饭。因为家离派出所只有几十米远，所以他从不在外面吃饭。反正母亲已经退休了，父亲又早就去世了，母亲的时间除了花

# 圈套

在小妹身上的，其他的绝大部分都花在他这个儿子身上了。

正想着吃饭的事，他就看见小妹于倩拎着一个饭盒溜溜达达地过来了。曾涛随父亲的姓，于倩随母亲的姓，从小就这样，不知道的还以为他们不是一家人呢。再说曾涛和于倩两人长得一点相似之处也没有，但是兄妹感情却非常好。待于倩走到跟前，他有些责怪地问：“怎么这么晚？想饿死我？”

于倩 22 岁，即将大学毕业。她笑了，把饭盒往桌上一放说：“我倒是想，可是妈不让。”

“妈怎么没来？”曾涛坐下掀开饭盒，看见一盒热腾腾的饺子，立刻笑了，“还是妈疼我，知道我就爱吃饺子。”

于倩往他旁边的桌上一坐，欣赏地看着哥哥贪吃的样子，笑说：“你慢点儿，瞧那出息，赶明儿娶了媳妇，让你媳妇来跟妈学学，兴许你还有这么好的饺子吃。”

“我把妈接去跟我们一起住。”曾涛边吃边笑着说。  
“你肯你媳妇肯吗？现在的人谁愿意跟父母一起住？”

曾涛不屑地瞟了妹妹一眼，大大咧咧地说：“我们家谁听谁的？你哥我说了算！到时候我说把妈接来，她敢说不行？”

于倩忍不住笑了，从桌上跳下来说：“行，我记着你这话。你慢慢吃，我回去了。”

曾涛忙说：“干嘛那么着急？陪哥在这儿聊会儿。”

于倩一笑说：“不行，家里还有人等着我呢。”  
“谁呀？”

“我同学。”

“男的女的？带来我见见。”

于倩嗔怒地跺了一下脚说：“女的，陈文婷。”说着，她便跑了出去。

“要不你叫上她一起到这儿来玩嘛。”曾涛开玩笑地大声说。

“美得你！”于倩说着便跑远了。

曾涛一个人吃了饺子，把饭盒拿到水笼头前随便冲了冲，一看表都九点了，便把手铐别到腰里出去管片巡逻去了。他刚走到一个

胡同口，就看见一个外地民工模样的人，扛着一个大旅行包，犹犹豫豫向他走了过来，他停住了脚步，那人也停住了脚步。他盯着那人看，那人却回避地躲开了他的目光，继续东张西望地朝前走。

“嘿！”曾涛警觉地对那人叫了一声。

那人停住了脚步，惊疑地回头看曾涛。

曾涛走了过来，表情严肃地问：“哪儿的？”

那人紧张地开口说话了，一口河南方言：“我……我找人的。”

一听是河南口音，曾涛更留意了：“找谁的？”

在曾涛的逼问下，那人更紧张了，一副手足无措的样子：“我……找……我找俺大爷。”

“找你大爷？你大爷是谁呀？”

“是……是……”那人颤巍巍地说，翻一翻眼皮，曾

“你大爷你都不知道叫什么？”曾涛不客气地看着在自己面前紧张得张口结舌的民工，口气又快又硬地说：“身份证呢？把身份证拿出来看看！”

那人放下身上的大包，伸手在身上摸了半天，嗫嚅地说：“我……我的身份证丢了。”曾涛怀疑地打量着他，又问：“包里装的是什么东西？”

“俺的行李。”

“打开看看。”

那人忙蹲下拉开了那个大包的拉锁，显然包是假冒伪劣产品，拉锁拉得磕磕绊绊的，刚拉到三分之二就怎么也拉不动了。曾涛拿手电照了照，见是一些衣服袜子之类的东西，便让他自己动手翻开，那人翻开了上面的衣物，露出下面一个方盒子。曾涛指着方盒子问：“那里面装的是什么？”

“一点家乡的土特产。”

“什么土特产？”

“晒干的芝麻叶。”

“干什么用的？”

“吃面条用的。”

“打开看看。”

“这也要看?”

“废什么话?让你打开你就打开!”

那人不满地朝曾涛瞟了一眼,慢慢打开了那个方盒子,说:“看吧。”

曾涛看到了一些黑黑的干叶子样的东西。他疑惑地说:“吃面条用的?你把这东西放到鞋盒子里还能吃面条用吗?”然后用手指往身后一指,无可奈何似地说,“走吧,跟我到派出所去吧。”

那人一听这话,立刻惊恐地抱住自己的大包说:“我又没有犯法,我干嘛跟你去派出所?”

曾涛把眼睛一瞪,那气势很是唬人,他盯着那人说:“既然你没有干犯法的事,你干嘛怕跟我进派出所?你要是没有犯法的话,到派出所跟我说清楚了我不就放你走了吗?别说你没有犯法,就凭你没有身份证这一点,我拘留你个一天半天的都没问题。拿上你的包,走!”

那民工模样的人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又急又怒地说:“哎呀跟你去就跟你去,我没有犯法我怕啥?”说着拎起地上的大包,便跟着曾涛来到了派出所。他刚到派出所门口,就见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大爷迎了上来,焦急地说:“同志,我报案!”

“你报案?什么事?”曾涛心里一紧,忙问。

可是老大爷还没有开口说,突然看见了跟在曾涛后面的那个民工,他立刻睁大了眼睛,那个民工看见了老大爷,也不由得张开了嘴。只见老大爷试探地问:“你……你可是二小?”

“我是二小……你是大爷?”

“哎呀是我呀孩子!”老大爷一下冲过去紧紧地拉住民工模样小伙子的手,激动地说,“我让你大哥到车站去接你,可是没有接着,我这心里担心得不得了,怕你一个人没办法,所以我就到派出所来报个案,看派出所的同志能不能帮忙给找找你,真是!没想到咱爷俩在这儿碰上了。”

曾涛眨了眨眼，明白事情是怎么回事了。

“同志，真是谢谢你了！”老大爷说着，不由分说地上来握住曾涛的手一阵猛摇，看样子是真心的感谢。

曾涛一笑说：“您别谢我，这是您什么人哪？”

老大爷说：“这是我侄子孙二小。”

“他没大名啊？”

“噢……”老头儿犹豫了一下，回头问二小：“孩子，你那大名叫个什么？”

“孙强。”二小倒是个老实孩子，也不计较曾涛刚才的态度，模

样有些腼腆地看了曾涛一眼说。“他怎么没身份证啊？”

“你的身份证呢孩子？”

“我……俺那地方根本就用不着身份证，我早丢了。”二小不安

地看着他大爷说。老大爷忙笑着对曾涛说：“这孩子农村来的，他们那地儿是用

不着身份证，肯定不知道咱这城里必须得用它……你看，同志，要不然我给你这儿写个什么证明材料？我是咱们这一片 18 楼 4 门 702 的，我叫孙东寿，以前是群英中学的数学老师，我儿子是咱市工业科的科长……”

曾涛摆摆手说：“您老别说了，我见过您，您一提我想起来了，我也是群英中学毕业的，只是您没教过我。”

“是吗？这真是太巧了！你看我……”

“您把他领走吧。”曾涛笑着说，“我是因为怕他是混流才把他带这儿来的，既然不是，您就赶紧把他领回去吧。”

“哎哟，真是谢谢你了。”

“不客气，你们赶紧回去吧。”曾涛说罢，看着那叔侄俩手拉着

手亲热地说着话走远了。他开了门进屋，忍不住笑了起来，自语说：“吃面条用的？”

晚上大约十点左右，在位于市中心的天马俱乐部停车场旁边，

一男一女两个人正小声地争吵着什么。那个女的头上缠着一条黑色

的丝巾，脸上戴着一个大墨镜，多大年龄什么长相一点也看不清，男的却大约在五十左右，体形高大，较胖，他穿着一套裁剪得体的灰色西服，从上衣口袋里拿出一张照片样的东西给那女的看，那女的看了一眼便愤怒地把那个东西撕碎了扔在地上，男人可惜地去捡，但终于又把碎片扔回到地上去了。

那女的看罢那个东西后似乎受到了强烈的打击，机械地被那男的连拉带哄地带进了天马俱乐部内。

这一幕是崔静在车里看见的，当时她刚把车停在岳小鹏的车位上，正准备下车，突然注意到了不远处的这一幕，凭当时那个女人的隐秘打扮，崔静便猜这是一出婚外恋，也许那女的是有夫之妇，那男的肯定是有妇之夫，两个人到天马俱乐部来幽会，不知道为什么却发生了矛盾。

什么矛盾呢？看样子是因为那张撕碎的照片。崔静看两人走远了，下了车，回身用遥控将车锁上，便好奇地朝刚刚那一男一女站过的地方走过去。崔静看见地上果然有一小堆照片。

她刚要蹲身去捡，突然一阵风吹过，把刚才地上撕碎的一堆碎片吹散了，只见其中的一个碎片上，有一个气质高雅的女人的侧面，崔静捡起了那张碎片，她本来准备再捡一些拼拼看，却突然听到有人叫她：“崔小姐，岳总请你快一点。”

“来了。”她说着站起了身，把刚刚捡到手里的那个碎片随手放进了自己的包里。便衣袂翩然地朝天马俱乐部里走去。

崔静二十五六岁的年纪，大学外语系毕业，长得非常漂亮，她是天马俱乐部老总岳小鹏的秘书，同时也是岳小鹏的情人。两人好了已有两年左右。

当年崔静刚在生活上受到了一次严重的打击，辞了工作，只身来到这个城市，她在当地的一份报纸上看到了天马俱乐部招聘女秘书的广告，便前来应试，不料与主考官岳小鹏一见钟情。

岳小鹏三十七八岁，风度儒雅，谈吐机智，原先是财经学院毕业生，曾留校任教，后下海经商，几年前与几个金融界的同学合伙买下了这块地皮，又利用银行的关系贷款两千多万筹建天马俱乐